

旧事

美丽的西双版纳以它无与伦比的俊秀、灵动领衔于祖国的名山秀水，它犹如一枚绿色的宝石，闪耀在祖国的西南边陲。这里有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，有如诗如画的橄榄坝，有一望无际的橡胶园，这里是著名的孔雀之乡、大象之乡。奔腾的澜沧江似一条洁白的玉带在傣乡竹楼下流淌，上下翻飞的浪花如跳着孔雀舞的傣族少女的裙裾一般。虽然西双版纳非常美丽，但留在我心中的故事却比它的风景美丽十倍。

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泼水节，我有幸参加了那次喜庆活动。那时我在驻滇某部教导队担任教官，我叫学员们把车开到澜沧江边，用篷布铺在车厢里灌上水，开到大街上用脸盆朝人群泼水，随后我和战友们又观看了龙舟比赛和放高升，看到澜沧江里百舸竞渡，锣鼓喧天，喊声如雷，热闹程度难以用语言比喻，记得第一名奖励了一辆东风牌大卡车。

看完龙舟比赛后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新华书店，听说梦寐以求的小说《第二次握手》已经发行。拿到书后爱不释手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军用挎包里。这部小说是描写我国科学家苏冠兰和丁洁琼如何冲破重重艰难险阻，为祖国建设服务的爱情故事，内容非常健康，按现在的说法充满了正能量。可当时那个年代，我们读这样的小说只能用手

人物

今年假期回爷爷奶奶家看望两老，没想到一进门，就见到爷爷板着脸，和奶奶在斗嘴。

见我来了，二老连忙收了情绪，漾起笑容。我随即追问起斗嘴的原因。奶奶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说你爷爷一把年纪了，偏要考健身教练。你说说那都是年轻人干的活，他那把老骨头都七十岁了，怎么能行？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？真是越老脾气越倔。”

“怎么不行？我当兵的时候啥没经历，一个健身教练又算什么，我今天偏要考了。”爷爷像个孩子般顶着嘴。

见二老互不相让，于是我随即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：“要不让爷爷试试吧，到时候要是真不行，可以随时停下来。”

奶奶见我开口，便同意了。于是第二天，我便带爷爷去我工作的健身房报名健身教练课程。

就在我给爷爷报名时，我老板心中也升起了和奶奶一样的担心：“你爷爷七十

那山那水那情

□ 张居明

抄本，能得到这本书，心情可想而知，用如获至宝绝不夸张。

我和战友兴高采烈地走出书店门口不远，就被一群女学生泼了个落汤鸡，泼湿了衣服没什么，可气的是把我心爱的书给泼湿了，但这事不能发火的，本来向你泼水是送吉祥的事。我注意到了那个朝我身上泼水的少女，待到地再去池子舀水之际，我迅速把我军用水壶的热水（不烫）一股脑地灌进她的脖子里，她“哎呦”一声喊道：“怎么是热水啊？”我回答：“热水更能带来吉祥啊！”

从此，我们相识了。她叫阿英，十七岁，是一个傣族姑娘，两只眼睛似两汪山泉一样清澈明亮，弯弯的睫毛如一钩新月镶嵌在白嫩的脸上，乌黑的头发若高山瀑布飞泻下来，身着鲜艳的傣族筒裙，透着傣家少女独特的美。她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姑娘，音乐、文学、哲学、美术、军事、政治无所不涉，每到星期天我们便相约去原始森林采花、采蘑菇，躺在厚厚的、如海绵般的落叶上，眼望着从密若天网的树叶缝隙洒下的点点亮光，谈理想、谈未来，从黑格尔的唯心论到马克思、恩格斯的唯物论；从拿破仑、巴顿、麦克阿瑟到中国抗日战争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；谈肖邦、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、巴赫、海顿。谈到文学我们兴致更浓，

爷爷的健身教练梦

□ 曾龙

岁了，健身教练可是要高强度培训一个月呢。”我笑了笑：“先让我爷爷试试吧。”

我最开始也以为爷爷只是退休后闲来无事，想找一些爱好，对健身教练的兴趣可能只是一时的热度，没想到爷爷每天无论刮风下雨都准时准点，骑着他的自行车，第一个来到健身房和年轻人一样参加训练，格外认真。

爷爷训练的样子，竟然看不到一丝老迈与吃力，仿佛重返年轻时的样子，不细看外貌，还真以为是一个小伙。

后来，奶奶打电话跟我说：“他学了那个健身教练真的变化太大了，从前他在家一天到晚苦闷个脸，唉声叹气，现在脸上一天到晚挂着笑，心情舒畅，仿佛脸上的皱纹都开始往回缩呢。”

看着爷爷的变化我心中也不由得高兴起来，然而就在考试的前几天，却出现了意外：爷爷的手在使用器材时被弄伤了，紫了一大片，看着我直心疼。我连连劝爷爷放弃，可爷爷一听，立马

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和作品便娓娓道来，维克多·雨果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罗曼·罗兰、福楼拜、莫泊桑、泰戈尔、高尔基、莎士比亚、大小仲马、梅里美，如数家珍。

有时对一个作品人物也争论不休，甚至面红耳赤，但我一哄她就和好如初。有时她调皮地扭我耳朵一下就跑进密林深处，我们就快乐地追逐，仿佛世界上就我们两个存在一样。当看到一朵鲜艳的花朵我就采下戴在她的鬓发间，说她像出嫁的新娘一样美丽，她“咯咯”笑着追打我。有一天我看到一簇含羞草，对她说：“你就像这含羞草一样美丽而羞涩。”她发现一棵勿忘我，就深情地对我说：“希望你今后如这草一样勿忘我。”

然而欢乐的日子没过多久，部队紧急调防，我去了非常闭塞的中越边境，和阿英断了联系，几次去信不是泥牛入海，就是“查无此人”，原信退回。

白驹过隙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阿英现在也应该是年过半百的人了。每当夜深人静、皓月当空之时，我总爱一个人站在家乡的土地上眺望遥远的南方，那里留有我的情，那里留有我的爱，那里留有我青春的足迹，只能心里默默地问一声：“阿英，你在彩云之南还好吗？”

就开始发火。无奈，我只能让他继续学完最后的课程。

几天后，考试开始了，听老板说每次考试合格率只有一半，让我不禁为爷爷担心。然而，爷爷却丝毫没有紧张，仿佛经过一个月的训练，已然成为了一位成熟的老教练，非常娴熟地完成了所有考试的内容。考试结束时，连我都不敢相信，七十岁高龄的爷爷竟然以高分通过了考试，正式成为了一名健身教练。

当晚，爷爷在家大摆宴席，邀请了众多好友来家欢聚。后来，我们当地一家媒体听说了，还特意跑来采访爷爷的事迹，爷爷望着平生第一次见到的镜头，竟然紧张得有些说不出话来。等了许久，他终于斩钉截铁地开口道：“人这辈子限制自己的不是年龄，而是只愿在限制里徘徊啊。”

听着爷爷的话，我的双眼莫名泛起了一阵暖流。

滇朴。只是战马驮着唐总督不知奔向何方，而剩下的这两棵苍劲的滇朴仍矗立在广场上，飘动的树枝、树叶默默向游人们诉说着这历史的沧桑。

昆明的树木中，滇朴是我最喜欢的树木。我家前后楼下都种有滇朴。七年前，在楼下，我自己种了四棵小滇朴，两棵不幸被人毁坏，另外两棵已长成高大挺拔、枝叶繁盛的大树了。

每年，他俩与其他滇朴一样，由碧绿变成金黄；每天，很多小鸟在树枝上鸣唱、很多人在树下纳凉。

看着滇朴树苗茁壮成长，我心里无比欢畅。

我爱滇朴。

□ 颜礼功

我爱滇朴

万物

昔日的大观河，运粮忙、运人忙。两岸是渔村、农村，由于疏于管理、穷于治理，河水混浊，藏污纳垢、臭气熏天，路人不愿靠近……

而今的大观河，河水清澈，静静流淌着，流向滇池。

篆塘到大观楼，沿河两岸，种满了滇朴树。现在，无论是夏天还是秋季，大观河与两岸的滇朴大树已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近日，大观河两岸的滇朴树叶，一片金黄。黄得响亮！黄得可爱！把一条大观河染成了金色的河流。在灿烂的阳光之下，在静静流淌着的河水之上，湛蓝的天空映衬着金黄的树叶，被深褐

市井

取钱

□ 杨云

缴费得现金，须得先提钱，大清早我就来到了某行。三台取款机，一台没钱，一台黑灯瞎火，仅余一台苟延残喘——插卡处坏了，上贴一纸曰：不能插卡，请放在非接触处点击平面手机非接触处即可！下有橙色箭头标了方向，温馨提醒。

我立即被两个“非接触处”弄蒙圈了，怎么断句？谁是主干谁是修饰语？这啥是啥哪是哪啊？好歹是八零后美女，我试。

我把卡放在箭头下方的平面区，正着，反着，头朝它，头朝我，一律试了个遍，界面都陌生得跟梦里一样。提款室空调还没开，急气交加，顿时汗流如注。一边骂自己笨蛋一边骂银行混蛋，打算走人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进来一个人，正如俗语说的那样：正愁没人教，天上掉下个粘豆包！我挺高兴，且矜持不语，以等被搭讪。

他忽略了黑灯瞎火那个，直奔没钱的那个——冲这点他就比我脑子好使，我刚开始上去还怕怕打打，左右瞅瞅找开关呢。

“咦，这没钱啊！”男人一顿操作猛如虎之后，发出结论。

“嗯，只能转账，不能取钱。”我提醒他我的存在。

“就这一张卡，我转给谁！”这句话直接让我对他失去信心。

“你试试这台吧。”我挪出位置，“这台能取出来，但我不会操作。”

他上去就要插卡，我眼疾手快给他挡住了：“插卡处坏了，不能插卡！”

“那我要是硬插会咋样？”

“那就给吞了，然后你等工作人员来，带着身份证、证明等来取。”

“吓死我了，谢谢啊！”他这才把操作提示感情丰富地朗诵了一遍，然后默念N遍，企图书读百遍其义自见，但是显然他跟我一样蒙。

外面雨下得正紧。快到上班時間了。他重复着我刚才烙饼的动作，正放，反放，上放，下放。我彻底无望，打算走人。

“来，你弄一下我看看。”

“我也不会，捣鼓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呢。”

“再试一下嘛，我看看。”

他主动把自己挪过去，退位让贤。好吧，我就像东郭先生那只狼一样，重新试一遍给他看，证明我跟他一样是笨蛋。

磁芯朝下，卡背朝我，很郑重地放好，界面显示了。我正准备再翻过来。

“等等！”他一指禅哪地一声摁了一个键。

“啥呀这是？”我在心里嘀咕着，根本就是驴头不对马嘴嘛。

根据提示他又接着摁了下一项，然后第三项，第四项，忽然眼前呈现以往取钱最熟悉的画面：取款，存款，转账。

“哈哈！”我高兴得大叫了起来，差点没跳起来，一迭连声的“对了！对了！是这样，是这样！”

“密码你自己输。”他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

“谢谢啊，叔！”我取了钱，转身就准备走。

“诶，诶，诶，你走了我咋办？”他一脸无助地看着我。

“你不是会弄了吗？”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，看看我手里的钱。

“哎呀，我那是瞎弄，我现在都不知道刚才摁的啥是啥了。”

“你不知道啥是啥，你敢乱摁？”

“我就寻思那又不是我的卡……”

“你现在把卡放上去。”我像他操作我的卡一样开始瞎操作他的卡，无所顾忌，一往无前，势不可挡。

“输密码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他可高兴：“成了，成了！”

他一边拿钱数钱一边呵呵地对我说：“闺女啊，你说咱俩谁的脑子好使呢？刚开始你不会，我也不会，后来我给你弄成了，接着你又给我弄成了，咱俩谁教的谁啊？”